

# 第一屆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 國際研討會

徐芳敏

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

第一屆「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」國際研討會，於今年（民國七十九年）七月二十至二十二日，假中央研究院國際學術活動中心舉行，係由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。與會發表的論文共計三十篇，分十五場次進行討論；其中以第六、七場「閩南語語法(-)、(二)」的四篇論文，第八、九場「閩南語音韻(-)、(二)」的四篇論文，與台灣語言研究最為直接相關，特別在此紀要簡介，以饗同好。

鄭良偉的「台灣話的時態系統」，認為台灣閩南語有三種時態語 (aspect marker)：回顧既往、觀察現況、前瞻未然。時態是參照時點 (reference time) 觀察語境的方式，語境 (situation) 則是被觀察的情況；為瞭解「變化已否發生」，需再將語境分出：變動、不變動、全貌、時間經歷四種。時態語和各語境有多種搭配，語境有異，便產生細微的語意調整，不同的語境，也會因時態語的不同而調整語意。從語法上說，時態語+語境，相當於「謂語」。其間各成分的語序是：客觀上表被觀察情況的語詞，較近主要動詞；主觀上表說話者觀察方式的語詞，則遠離動詞。

傳統的研究認為：閩南語形容詞重疊 (reduplication) 現象中的雙疊、三疊，目的在造成生動 (vivification) 的效果。黃居仁的 "Adjectival Reduplication in Southern Min-A Study of Morpholexical Rules with Syntactic Effects" 一文則指出：雙疊、三疊係因兩條詞彙規律 (lexical rule) 而產生，其過程記載於形態上。理由是(-)有些單音節形容詞不能重疊。(二)語法功能上，重疊和單音節不同，如重疊不能為定語。(三)雙疊、三疊語意強度有別。在句法上，前者可作動詞前狀語，後者否；後者作述語並無限制。因此，二者應形成形容詞中互異的類 (subclassification)，以功能的不同 (非程度上的差別)，餵入不同的詞彙規律。

鄧守信 "Diversification and Unification of Negation in Taiwanese" 一文，在研究台語否定詞共時、詞彙一語意的特點。狀態動詞 (state verb) 和「唔」(m)、「膾」(be) 連用，表示「相反」(contrary)；和「膾」、「無」(bo) 連用，表示「否定」(contradiction)。此種不同只存在於表面，實為詞彙屬性使然：「相反」表達了「對立」(opposites)，「否定」表達了「不存在」(absence of states)。動作動詞 (action v.) 與「無」連用，意指「非實現」(absence of events, existence)。但由於賓語的詞彙屬性、說話者的感知理解，「無」在動靜句中的情形可以統一：它說明「非存在」(non-existence of an entity) 的詞彙意義。

“Ka’ as a Source Marker and a Patient Marker in Taiwanese” 係曹逢甫、呂菁菁的論文。國語「給」、台語 *hou* 在雙賓語結構中是目的格 (goal marker)，被動句中是主事格 (agent m.)；台語 *ka* 則是雙賓語結構的來源格 (source m.)，前及物式 (pretransitive) 的受事格 (patient m.)。作者指出：第二類雙賓交誼動詞 (ditransitive transactional verb type II，即內向 [‘take’] 型動詞) 與它類動詞分佈並不對稱，經過格位角色的重新分析，來源格的 *ka*，可以成為前及物式的受事格。這是格位兩可 (case ambivalence) 引起的語法變遷 (只要語義上無大分歧)。

以上為參加「閩南語語法」討論的文章內容，另有四篇討論「閩南語音韻」的文章，再簡介於下。

董昭輝的 “Three Ways of Treating Nasality in South Min”。由於閩南語 [b、l、g]、[m、n、ŋ] 等輔、鼻音的歸屬，一直難於處理，本文逐一檢討歷來的三個辦法。第一個辦法把 /b、l、g、m、n、ŋ/ 完全視為不同音位，固然浪費；第二個認為鼻音聲母、韻母分別是逆向 (regressive)、順向 (progressive) 鼻化的結果，如此將見不到 /mat/ 等音節。第三個也承認口 / 鼻輔音對比，不及口 / 鼻元音對比重要。但此辦法同時考慮到舒聲、入聲在開音節 (open syllable)、閉音節 (closed s.) 的分配：舒聲、入聲在開音節，視有無喉塞音而定；在閉音節，視有無鼻音性 (nasality) 而定。因此作者用第三個辦法：閩南語鼻音性來自成音節的口 / 鼻聲母對比，及受阻 / 不受阻 (checked / unchecked) 韻母對比。

李壬癸在「閩南語的鼻音問題」文中指出：在閩南語的共時現象裏，元音鼻化 (nasalization) 是一種擴展作用 (spreading)，從連結點 (linking) 開始，由左向右鼻化。鼻化元音另一來源是鼻音韻尾的同化作用 (assimilation)。白話音常見元音鼻化，保留鼻音韻尾的為讀書音。但部份陽聲韻字仍屬白話層，主要為 *ŋ* 尾的字。中古次濁聲母 (明、泥、娘、疑、日) 的字，閩南語有去鼻化 (de-nasalization) 的情形，異化為濁塞音。但鼻化元音、成音節鼻韻尾之前仍為鼻音，去鼻化條件並不清楚。各方言演變速度互異：廈門、晉江最快，潮汕最慢。詞彙演變的速度也不同。

連金發在「論閩方言的開合口」文中以廈門話為基礎，討論閩方言的開合口。閩方言和中古音相較，開合口有一致、不一致之處。不一致之處可能顯示閩語是切韻以外的音韻系統，此情形常見於白話層。某些不一致是反映中古以前的現象：(一) 如果諧聲字的開合固定，則閩語似乎保存較古的讀音。(二) 中古開口、閩語合口，這無法和中古對應。(三) 從大趨勢去看，較之其他方言，閩語能顯示上古韻部開合的格局。

姚榮松在「閩南語入聲字的演變」文中，指出閩南語入聲字的若干現象。(一) *p*、*t*、*k* 與 *ʔ* 的雙重對立系統，顯示語言層的不同。(二) 閩南入聲字四個次方言韻母全同者十三個，相異者較多。(三) 李如龍先生提出的「文白系統交叉重疊」的看法。(四) 從閩南傳統韻書歸字的異同，可見入聲字的轉移。(五) 次方言陰陽入二調的混淆。作者認為：潮州及部份泉州地區保存的八調，是古閩南語的特點，其他各方言有併合。最近黃宣範先生的調查，也說明台灣新生代逐漸不清楚入聲字的不同調值，或合流、或讀入舒聲 (陽去)。